

卷之三
論
三
十

後學吳讓之署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棨于金陵節署

讀通鑑論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彊弱相噬而

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

天平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
違哉選舉之不愼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
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
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
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
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
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
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
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

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

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
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
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
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
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
粟憂深而逃羿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
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
令其終汔乎建文之變而熾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

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
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
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
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
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
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
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
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

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
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
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
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
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
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
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
恣睢之心盡古今槩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
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

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
之不忍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
驕悖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
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
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
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
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
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
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
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迫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

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
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
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眾怒之不可犯眾怨之不可任亦
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
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
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
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
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
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爭爭絕桎梏脫則雖曰

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晏享而不
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
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
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瀆於萬民之上
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
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
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
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
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

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
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
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
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
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
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
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
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懼然曰首立楚者將
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
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

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
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
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
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
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
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竊素之謀不足與於
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
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割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
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

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齎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

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裯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櫟陽逮斬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櫟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